




霍林楠 ● 著

# 米脂的婆姨 绥德汉

在我们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我们只能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生活伟大历史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不是在某几个新的和古老的哲学家那里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

■ 宁夏人民出版社



霍林楠 ● 著

---

# 米脂的婆姨 绥德汉

---

■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脂的婆姨绥德汉 / 霍林楠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227-03598-5

I. 米… II. 霍…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2294 号

## 米脂的婆姨绥德汉

霍林楠 著

选题策划 谭立群  
责任编辑 谭立群  
封面设计 晨皓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伟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施尔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40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598-5/I·951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此故事纯属虚构

## 第一章

西部以北几年来干旱少雨，使得满年四季渴望在土地上收获的庄稼汉们再也无法继续种田劳作，他们纷纷撇下手中的劳动工具，告别了家乡的亲朋好友来到西部中等城市——榆河市谋生打工。

一时间，本来就不太大的榆河市变得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特别是东关一条街，简直变成了人的海洋，操着各种不同口音的揽工汉们纷纷围拢在包工头跟前，拼命地挥动着粗壮的胳膊显示自己浑身的力量；嘴里不停地吼叫着：“要我吧，要我吧！我啥也能干，保证给你干好。”

快到中午时分，从东风剧院广场西侧走过来一个二十来岁的高个后生。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一个麻脸大胖子包工头跟前问道：“要人吗？有石活干吗？我是正宗的手艺人。”

说话的小伙子来自绥德三十里铺，刚刚高中毕业不久。本来他是考上了大学的，但是由于家乡连续几年大旱，庄稼几乎没有收成，家里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维持，哪还有钱去读大学。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不得不将自己的理想和梦想暂且放在一边，痛苦地告别了一家老小，告别了那个提起家来家有名的黄土地，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榆河城里。

还好，和别的打工汉不同的是小伙子还算幸运，刚到榆河

的头一天下午，他就在东风剧院广场揽工汉聚集的地方碰上了要人的包工头老朱，有了活干。虎头虎脑的后生在吴家岭工地上干了整整一个星期，挣到了三百多块救命钱，使他有了立足之本，同时也点燃了他重新生活的勇气 and 希望。

吴家岭工地上的活干完之后，他又重新来到东风剧院广场，想再次揽个活儿干。这不，现在他正和别的揽工汉们一样，用乞求和期待的目光希望哪个包工头能够再次选中他。

真不知老天爷还要不要这乱世凡尘中的千千万万生命，该死的天气热得让人几乎连气也喘不过来。城市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气雾当中，整个东关一条大街行人稀稀拉拉，除了这些为了生活被迫无奈的揽工汉们和少量的闲人逛街之外，只要有三分奈何的城里人，这时候都躲在家里不出来溜达，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躲避着这着火一般的鬼天气。

广场斜对面花园喷泉前的一棵垂柳下，不知谁家的几只小狗聚集在一起，热得伸长舌头，卧在凉崖根下大喘气。这些小精灵们还时不时地抬起头对着灰蒙蒙的天空咬叫几声，大概对这着火一般的天气也显得实在烦躁不安。

天气越来越热，空气好像不再流动。没有一点风，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蒸笼。

广场上的揽工汉们逐渐散开，已经半天过去了，好多人对今天揽活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个别选准匠人、小工的包工头纷纷引着各自的人手，带着满意地笑脸离开这个闷热而嘈杂的地方。

可怜的小伙子，这时候仍然串游在广场周围，显然他还没有揽到活儿，不停地来回寻找着。倔强的后生还抱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态度。

这时候，从马路斜对面走过来一位漂亮女子，她打着红色

的太阳伞，戴着青绿色墨镜，来到这群揽工汉中间。

这个人的到来，使得这个嘈杂的广场小世界突然间变得安静了许多。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顷刻间都齐聚在这个女子的身上。

揽工汉们一时找不到活儿，正无聊之极，这个女子的出现，使得他们顿时有了新鲜的话题。他们互相打趣取乐，这个说：“快瞧天上掉下来个七仙女，看中你这个牛郎汉！”那个说：“你快引到拐圪塔里去吧，亲嘴抱腰该咋价就咋价，我一点不眼红。”

坐在“青春百分百影楼”下边水泥台上的两个后生的话题更有意思。一个留着小平头，穿一件被扯得掉了半个袖子的黄布衫的揽工汉，对着另一个大个子揽工汉发出惊叹，大声感叹道：“哎呀呀，不是今个亲眼看见还真不敢相信，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俊的女子。要是能跟这女子抱住睡上一觉，我尔个死了也不后悔！”

大个子接应道：“你癞蛤蟆还想吃个天鹅肉，你要‘放炮’，迎泽巷、东门外、红旗大道老社稷、黑猫旅社招待所，野鸡婊子到处有。”

    白眼窝红嘴唇，  
    穿红的戴绿的。  
    十七的十八的，  
    胖胖的瘦瘦的。

“只要有人民币还愁没你弄的女人？现在榆河城里这号事公开的，孬好没人管，只要你小子有本事愿咋价弄哩。”大个子一边感叹着，一边哈哈笑着说，“这大街上的女人戏谁

里的婆姨早就有主了。你小心人家男人听见你这话打断你的两条狗腿，叫你再乱说。”

正当一群揽工汉们议论着这个俊女子的长长短短的时候，突然听见这个女子高声问道：“谁是粉刷工？”

这一句并不太大的声音，就像一个巨大的炸雷震动了整个广场。

揽工汉们对着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几乎有点儿目瞪口呆。当他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时，一时间整个广场又变得混乱起来。

几乎在同时，所有的揽工汉都蹦跳着向这个说话的女子围拢过来。他们一边往里挤着一边使劲地挥动着两只手，嘴里发出几乎是同一种声音：“我是粉刷工、我是粉刷工。”他们这时候都希望自己能够被这个俊女子选中。

本来对今天找活儿已经不抱多少希望的杨虎娃，这时候正准备离开这里，到附近找个小旅社歇脚，然后明几个再寻机会。当他看到这个乱糟糟的情景时，希望再次迫使他快速围拢过来。他奋力挤进人群，极力举高一只手对被挤得东倒西歪的俊女子说：“老乡，要我吧，我是正宗的粉刷工，我一定把活给你干好。”

“呀！怎么是你——杨虎娃？”这位女子感叹着，一边摘下青绿色的墨镜拼命地分开人群用力挤到被称为杨虎娃的后生跟前。

“哦，王月红，原来是你呀！你怎么在这儿？”

“我？唉，下来几年了，说来话长，走，咱们到那边聊聊。”

于是，两个故乡人非常亲热地相跟着，一边说着话儿，一边走过古老的榆河大桥向繁华的迎宾大街方向走去。

广场这边，不知哪一个调皮捣蛋鬼扯着嗓子尖叫着：“哎





呀呀，这么洋的个女子娃娃还不到几分钟，就让个灰塌塌的后生给拐跑了，这世道还得了！好事他妈的都是人家的，咱们连梦都梦不见，就看天上下狗屎能不能掉到咱头上！”

这话逗得所有在场的揽工汉们都哈哈大笑，这笑声划破了闷热沉寂的广场上空，使得本来就让人受不了的天气显得更加地让人烦躁。老天爷哪，你还让不让这凡尘世界里草谷子米人活命了呀！

## 第二章

杨虎娃跟着王月红搭上一辆公交车，来到这座城市的南郊——世外花园别墅。王月红把虎娃引进一座豪华的红楼里对他客气地说：“请坐。”

看着这富丽堂皇的房子里别致的装饰和特别的摆设，虎娃敏感地想到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家。

他两肩一耸对月红说：“我这身穿戴岂敢落座？”

王月红从衣柜里找了几件干净的衣服拿过来对他说：“都是闲放的，满年四季没人穿。你到卫生间洗个澡，然后把这衣服换上，这天气能把人热死。”

等到杨虎娃从卫生间走出来，月红递给他一瓶冰镇饮料，微微笑着说：“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能在榆河城里碰见你，我真是太高兴了。”

杨虎娃一边喝饮料，一边在房子里四处观察着、打量着。他问老同学：“这是你家？”

“我的憨人哪！”王月红感叹道，“我哪能住得起这么豪华的房子，我和你一样也是给人家当家政揽工的，这是江书记的家。”

“江书记？”虎娃不解地问，“哪个江书记？”

“你们绥德老乡，如今是这座城市中最大的官。”

“噢，在家的时候听说过，没想到我刚下来没几天，就能

在大名鼎鼎的江书记家里串一回门。”虎娃有点自嘲地说。

王月红却深有感慨地说：“那年初中毕业之后，我们几个没有考上高中的女同学，在征得家里大人的同意后，就相跟着来到榆河市，先是一块在一家副食加工厂当了一段时间临时工，后来就相继分开了。刘倩倩在榆河酒店吧台上，贺燕子在连湖宾馆当了服务员，我经人介绍就来到这个远房姐姐家里洗衣做饭当起了保姆。这位姐姐原来是米脂歌舞剧团的演员，后来被你们老乡江书记看下了，硬是追到手。”

突然她好像又记起什么似的问道：“虎娃，上次我回去听说你不是考上大学了吗？怎么又在这儿揽工呢？”

“唉，大学倒是考上了，可是天红成这样，几年来家里几乎没有多少收入，连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哪里还有钱读什么大学？”

“不是说政府对贫困大学生有专项资金扶持吗？”月红问虎娃。

“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剩下的又从何而来呢？当今的高等学府学费可高了，咱们这穷家薄业的孩子，永远只能守在世世代代生存的黄土地上喽！”

杨虎娃说到这里，脸上流露出一种无奈和绝望的表情。

月红对他说：“虎娃，你还是原来的倔强脾气，一点也没有变。不过你也不必太伤感。这两天，你再找上两个小工，先把江书记丈人家的那几孔窑洞给粉刷好。完了我还有个想法不知能不能实现。不过你现在也千万别着急，路总是慢慢走出来的嘛！老天真是不公平，我知道你有一肚子文化，不比哪个有钱人家的子弟差。唉，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在榆河待了这么几年，才慢慢懂得人活在这世界上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熬煎和愁肠一河滩，七事八事事情多得跟乱麻一样，让人

有时难以理清头绪。好在我在这座城市中认识了几个熟人，完了看能不能想办法替你找一份工作。不过你甭怕，我想至少要比你现在的处境强。”

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又互相拉话回忆了一些中学时代的往事，以及对当今社会的一些看法，并相约在不久之后，找几个同学相聚一次。直到天麻麻黑，街上亮起了路灯，月红才将虎娃送到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的站牌下。

黄昏降临榆河这座城市时，被火辣辣的太阳烧烤了一天的榆河城，这时的气氛变得热闹起来。老汉老婆们拄着拐杖纷纷走出各自家门，来到飞红流绿的大街上。在五颜六色街灯的照耀下，他们在街心花园的木凳上坐了下来。老人们互相打着招呼，诉说着各自的腰腿背痛痛苦以及儿女们的孝顺程度，感叹着天不下雨，用自己的经验预测着今年的收成好坏。

年轻的后生女子们手牵手肩并肩相跟着窃窃私语或互投媚眼，有的甚至还时不时在恋人的脸上夸张地亲吻一下，以表白自己虽然和心上人面对面，但还是想得不行的那种揪心恋念之情。

碎脑娃娃们互相嬉笑着、打闹着在一片灯火通明的大街小巷追逐着，玩耍着。童真无邪使得他们对人生充满了无限的热爱。

送走虎娃，王月红漫步在五颜六色的街灯下，沉浸在无限的回忆当中。虽说米脂、绥德是两个县，但两个县的优秀城乡青年大都在附近的一个中学上学。在学校时，共同的爱好使得王月红和杨虎娃很快就走到了一起，尽管当时男女学生封建，不太讲话，但是从一开始认识杨虎娃，王月红就从心底里深深地感觉到，这个绥德后生别样的个性，出众的学习成绩每时每刻都牵动着她那颗天生多情的心。红颜早熟在这女子的身上

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可爱的少女曾经在心里无数次憧憬着和这后生在一起的各种未来，她暗暗为他的高兴而高兴，为他的痛苦而痛苦。她家里的生活情况比虎娃家好不了多少，都是农民家庭嘛，一年四季靠土地上收获，光景和光景能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心好的月红还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背地里来帮助这个家庭更为贫穷的年轻后生的生活。要是让她听到有人在背后说杨虎娃的坏话，就像谁拿刀子剜她的心一样痛苦万分难以忍受，她立即会用最犀利的语言，甚至有时像农村泼妇一样将其骂得狗血喷头。她的这些举动，常常弄得对方莫名其妙，用一种不解的眼光看着这个平时温柔体贴的俊女子。初中毕业以后，现实生活使得他们俩很快就分开了。她和几个女同学来到榆河，而杨虎娃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走进了被家乡人称为陕北人才摇篮的高级中学——榆阳中学就读。

在以后很长一段日子里，王月红都在心里惦记着杨虎娃这个人，她打听一切可以打听到的有关他的长长短短的消息。但是，虽说他俩同在一片蓝天下，但毕竟天各一方相距几百公里的路程，好像在两个世界生活似的，很少有对方的音讯。

也许人生就是这样的巧合，使月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今天上午她到东关广场去叫粉刷工时，竟无意间碰上了曾经朝思暮想的杨虎娃。这个人的出现，不仅给她带来惊喜，同时也将她平静的生活搅得一塌糊涂。她既高兴又愁肠，高兴的是他俩又要在一个城市生活了，愁肠的是这么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小伙子因为贫穷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落到今天靠揽工维持生活的地步！但接下来更多的是替他担忧，可怜的人儿你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现在月红暗暗下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帮助这个初中同学走出眼下的

困境。

不过，现在的王月红早已不是中学时代那个天真烂漫的纯女子了。早在两年前，在表姐去上海治病走了之后，瞎心眼子的江维汉在一天夜里借着酒劲夺去了她少女的贞操。这个可恶的老色狼完事之后还厚颜无耻地在她脸上、身上乱亲一气，说什么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米脂的女人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况且按辈份你又是我的小姨子，小姨子就有姐夫的一半嘛！这个江书记死皮赖脸一副得意的样子：“你没听人们常说一句顺口溜吗？

猪的骨头，  
羊的髓；  
黎明的被窝，  
小姨子的嘴嘛！”

月红当时痛苦地用牙把自己的嘴唇咬得鲜血直流，她在心里暗暗地呼唤着杨虎娃的名字。她当时甚至想到死，也想到要告发。然而现实生活中，她一个乡村弱女子，又怎能斗得过一个市委书记呢？再说了，这种丑事一旦捅出去，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是在勾引当官的呢！这种男女关系谁能说得清？要是这事传回去，让家里人知道了，让她今后可咋活下去呀。

思前想后，王月红只好打掉门牙往肚里咽。好长一段时间，她都在一种精神无状态下麻木地生活着。倒是江维汉书记还像往常一样，装得一本正经，一副严肃相，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该上班时就上班，该回家时就回家，把她呼来唤去显得异常平静，甚至有时专门把贵宾约到家里来会见。但

是只要他老婆出门走了，他就不会放过这个绵羊似的所谓的小姨子。

当然，在物质和金钱方面，她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月红现在的穿着打扮在榆河城里也算得上是时髦一流的，加之人本身长得漂亮，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看不出她是个农村姑娘。她现在名义上是这个家的保姆，实际上等于是江维汉的小老婆。

每当这位堂堂书记大人让她和他做爱时，月红就愤愤不平地在心里这样感叹着，难怪现在社会上到处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好女人都叫狗日了，好菜都叫狗吃了。确实一点也不假。

然而毕竟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江维汉的行为，王月红又能怎样呢？她只能逆来顺受。这个本分心善的女子，一天到晚很少出门，在某种意义上，她现在实际上是被这位书记大人金屋藏娇了。

就在月红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时，门铃响了起来。

感觉告诉她：江书记回来了。

“家里都好吧？”江书记一边扔下公文包，一边问王月红。

“也没啥事。”月红看了一眼这个城市的当家人，然后很不情愿、慢腾腾地将一杯沏好的茶递了过去。

江维汉一边拾起茶几上的扇子扇凉，一边对王月红说：“天气热得浑身是汗，我去洗个澡，你把我换洗的衣服拿过来。”

说这话时，这位书记脸上的表情少了平时的严肃。他笑嘻嘻地站起身：“哎呀，在家千般好，出门处处难啊！省上开了几天会，天气比咱这还要热得多，简直能把人热死。”

女人的敏感性让王月红知道，这位堂堂的江书记洗澡后又要干什么了。然而，这位米脂女子现在早已经对这一切习以为常了。



不过今天杨虎娃的出现，多少使得这个花朵般的姑娘心中多了一份伤感，同时也多了一份责任。她想，今儿个她一定要借此机会，向这位被称为姐夫的达官贵人开个口，给处在困境中的杨虎娃找一份至少比揽工要强的活儿，实实在在帮他一把。

江维汉从浴室出来，对还沉浸在一种深深的思考之中的王月红招呼道：“怎么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么不高兴？你姐呢？她不是到她妈家帮助重新收拾窑洞去了吗？”

“噢。”月红答应着。

“怎么？她又回来训你了？”他走到她跟前特别地问道。

“没有。”月红否认道，“她这一向都住在刘家湾山上，领了粉刷窑洞的事情。”

江书记重新卧倒在软绵绵的沙发里，他用审视的眼光，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平时温顺体贴的小姨子，今天的心情好像有点不正常。他喝了一口茶问道：“月红你怎么了？我感觉你今儿个有点不对劲。有什么心思不妨说出来嘛！”

“我还能有什么心思，关系都和你到这个份上了。”王月红有点伤感地说。

“那你是怎么了？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似的一副病殃殃的样子，让人一看就心疼得要命。”他放下茶杯招呼她道，“来，过来。”

月红一副不情愿的样子走了过去。

江维汉将王月红揽在怀中然后哄着说：“傻丫头，有什么心事你尽管说，在榆河这个城市，没有我姓江的办不了的事情。换句话说，在这一片蓝天白云的下面，一切的一切都由我说了算。”说这话的时候，江维汉得意地把头往上扬了扬。

月红扭过头，看了一眼这个满脸横肉、喘着粗气的中年男